

鄭清文

短篇小說全集

卷
1

水上組曲

THE RIVER SUIT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水上組曲 = The river suite / 鄭清文著. --
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
行，1998[民 87]
面；公分. --（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
1）

ISBN 957-708-596-2(平裝). -- ISBN 957-
708-595-4(精裝)

857.63

87003957

Tzeng, Ching-Wen
鄭清文

短篇小說全集

卷1

水上組曲

水上組曲

THE RIVER SUIT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鄭清文

編輯委員：王德威 李喬 李瑞騰 梅家玲 許素蘭

陳芳明 齊邦媛（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執行編輯：林秀梅 陳靜惠

發行人：陳雨航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51號6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Penthous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2060833 傳真：(603)2060633

印刷：凌展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

初版二刷：二〇〇〇年六月一日

ISBN：957-708-596-2（平裝） 957-708-595-4（精裝）

平裝售價每冊二八〇元；精裝不分售，全套售價二六六〇元

本書〈苦瓜〉、〈黑面進旺之死〉原收入爾雅版《龐大的影子》一書，承爾雅出版社同意，收入本書，特此致謝。

〈總序〉

新莊、舊鎮、大水河

齊邦媛

——鄭清文短篇小說和台灣的百年滄桑

在當代台灣小說家中，很少人像鄭清文這樣沉靜地鏤而不捨地寫了四十年，而且還會寫下去。他得過一些重要的文學獎，是令人尊敬的主要作家。將近兩百篇短篇小說保持一定的品質水準，每篇創造一個中心人物，然後以淡墨和少許色彩襯托出時空與情境，累積至今，相當翔實地描繪出台灣人最真實的面貌，是最「純粹」的鄉土文學作家，但是他從不曾參與過任何論戰，也不曾以任何方式「轟動」過文壇。自從一九五八年第一篇小說〈寂寞的心〉發表以後，他堅持做沉默的「鄉土書寫」者。彭瑞金曾以「不以花，不以果誘人，不存心引人注目，總挺立的大王椰子」在一九七七年討論「二十年來的鄭清文」的寫作態度。許素蘭在整整二十年後又以「寂寞的大王椰子」為題，繼她一九九五年〈無聲的訊息——從靜默之處解讀鄭清文的小說〉相當詳細地分析鄭清文各期的代表作。她結語說他的小說型態，其實是更接近「河流」而不是冰山（鄭清文頗贊同海

明威的「冰山理論」，八分之七不浮現在水面上)。「表面上水波平靜，內蘊的豐美、多變、富於生機，則恰似河流之暗藏漩渦、急流、以及豐富的漁產資源，必須實際親近才能體會、發現。」這種寂寞，應是在這樣競相摧毀人生尊嚴的色情、暴力的世界裏，一種仍可執筆爲文的必須境界吧。他是進入爾雅年度小說選最多次的作家。繼麥田出版社隆重合輯六冊的全集之後，英文版的《三腳馬——鄭清文短篇小說選》亦將於今年秋季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筆會季刊自一九七四年開始由殷張蘭熙和我持續英譯鄭清文小說，今得以成集進入國際文壇，甚感欣慰。

鄭清文開始寫作的時候，大約並未想到給時代做見證的使命。無論是偶然還是必然，孜孜四十年不間斷地寫下來，正無可逃避地成爲少數的完整記錄者和見證者。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撤出台灣的時候，以閩南語爲母語的鄭清文剛剛小學畢業，在小學與日文奮鬥了六年之後，開始練習用中文書寫。文字的遽然改變，比政治、社會的變遷帶給已經成熟的作家更大的失落感，但是鄭清文在生命的清晨，正是一個開始能充分記憶、觀察、接納、貯存的年齡，六年的日文教育增加了他閱讀世界文學的能力。他由河邊小鎮來到台北，受了完整的中學與大學教育，在公營的華南銀行四十年，結婚生子、順遂認真地工作、陞遷、直至退休。他天生沉穩的性格在這樣平順安定的生命過程中助他發展成一個冷靜的觀察者，由一個相當安全的距離觀察這個變化多端的時代，處境微妙的台灣故

鄉，種種無奈的人與事成了他創作靈感取之不盡的泉源。

即使回溯到早期的移民史，台灣這個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島嶼也從不曾以浪漫的熱帶風情著稱，它也從不曾做過罪犯的流放地。從福建渡海來台的是來討生活的小商人和靠天吃飯的農民，世代相傳的生活態度是節儉保守，一般人的性格是樸實謹慎的。與較為西方研究者熟知的黃春明、陳映真和王禎和不同的是，鄭清文小說中衆多人物的愛欲、追尋、失望、悔憾和妥協較少戲劇性和繁複的糾葛，也甚少笑淚交迸的喜劇效果和諧趣。無論是敘述或嘲諷，他的聲調似是淡漠實是拙樸，筆下甚少奔放的狂喜或暴怒，抱怨與訴苦的場面亦不多。許多角色一生煎熬，在書中不過數行，靜靜敘過。這樣節制內斂的書寫風格在今日台灣文壇是很獨特的，實際上卻更適切地描繪了正在逝去的時代裏台灣人的性格。對於一個在過去百年間由數百萬增至為兩千多萬人口的多元族羣來說，誰能用任何簡捷的語言說明什麼是台灣人的性格呢？賴和、吳濁流、楊逵、葉石濤、鍾肇政、李喬、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七等生、蕭麗紅等人的小說都留下了許多鮮明的畫像，各種面貌栩栩如生，但是鄭清文兩百多篇小說，散布在四十年的漫長歲月中，他有足夠的時間觀察、思考、選擇、構想，寫出一篇篇頗有代表台灣風土的小說。

李喬主編爾雅七十二年短篇小說選時，選進〈割墓草的女孩〉。他認為，「最正統的『鄭清文小說』」，在主題趨向方面擅寫生命裏無可奈何的情境，著重悲劇過程的探討，

「得救在於自覺奮鬥，不斷成長。從深層面看社會問題，避免浮光掠影的吶喊，專事真相的冷靜提出，他認為人生難免要在取捨選擇中備嘗痛苦，不過卻因而呈現了生之意義」。十三歲的女孩爲了幫助做小工獨力撐家的媽媽和殘廢的哥哥，清明時到山上去爲掃墓人割墓草賺些衣食錢，一再遭到同鄉男孩的剝奪欺凌，她終於爲自救而反抗。反抗的後果如何？令讀者不免擔心，但是這自救的勇氣，即是生存的意義和莊嚴。李喬說，「筆者突然有個奇妙的『感覺』：如果孫中山先生讀到這篇小說，一定會很喜歡的。」

具有同樣生之尊嚴的奮鬥精神的〈檳榔城〉、〈秋夜〉和〈春雨〉被選入英文選集，不僅是爲了代表作者這個「正統」的態度，也是因爲他所採取向逆境反抗的策略和看似拙樸實際細緻的文字，寫景敘事處處可見象徵手法的深意。〈檳榔城〉裏的大學生陳西林，一心一意想在大學農科學點東西來改良自己故鄉的農耕成果。下田、踩稻頭，風吹日晒對他只是人生的補修學分。〈秋夜〉的月夜鄉野路的恐怖氣氛當然是在寫那奮勇獨行女子的心境。在那個大家庭時代，要有多大的勇氣才敢違反婆婆禁欲的命令！今天手操駕駛盤的新女性大約無法想像，只在幾十年前，女子對情欲的罪惡感以何種形式控制了女子的生命，鄭清文是少數真正尊重及了解的現代男人。

他同一年的作品〈春雨〉中所追尋的生之意義又高一層境界了。

英文本選集將以〈三腳馬〉爲書名，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主編對這篇小說特別印

象深刻。這個老人以餘生尋求贖罪的故事，符合希臘悲劇的定義。他曾經試過超越己身的限制，卻終被命運擊敗。在日據時代末期，他相信只有做警察，所有的人才會尊敬他，畏懼他。他幫助推行皇民化，按日本儀式結婚，還要拜他們的神，改成日本姓名爭取特權。誰知日本戰敗，在台灣民間報復行動中，他的妻子爲他跪地贖罪而至病死……他自囚斗室，雕刻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尤其是殘廢的馬。夢見之後他刻了一隻，「牠三腳跪地，用一隻前腳硬撐著身體的重量，牠的頭部微歪，嘴巴張開，鼻孔張得特別大，好像在喘氣，也好像在嘶叫，牠的鬃毛散亂。我再仔細一看，有一隻後腿已折斷，無力地拖著」。——在當時，台灣人稱日本人是狗，是四腳，替日本人做事的走狗，是三腳。

這一篇〈三腳馬〉無論就文學技巧、歷史意義，悲憫的胸襟而言，都是成功之作。他另一篇相似題材小說〈報馬仔〉則以嘲諷體寫一個仍沉溺在當年「光榮」回憶中的人物。對於自己在日據時代以「特別高等警察」的身分爲虎作倀的身分，不但毫無憾悔，且至今仍很得意呢。他殘餘的權威感只需爭取幾包香菸、餐券、捲筒衛生紙即可滿足。鄭清文以看似平淡的筆墨，描繪出這樣一個委瑣、卑微、不知羞愧的人物，和寫〈三腳馬〉一樣真切，傳達出他對那個時代台灣人處境的沉痛之感。他也以嘲諷手法寫基本人性中的脆弱、貪婪和虛誇。如〈熠熠明星〉中的老立法委員，〈花園與遊戲〉中富裕社會青年男女，〈姨太太生活的一天〉的享樂主義等等，都令人想到他那「了然於心」的笑容。

季季在爾雅《七十六年短篇小說選》評介〈報馬仔〉時說的，「你必須耐心的去『讀』他的笑容，才能漸漸知道笑容之下其實潛藏著更深的內涵。」

當他寫〈雷公點心〉的時候，這個笑容仍在。一個在古早苦日子挨過飢餓的鄉下老婦，深信丟棄食物會減少福分，所以到兒子開的餐館中仍忍不住搶救桌上剩菜。但是寫〈最後的紳士〉時，這一抹笑容已是忽隱忽現而已，他的主要關懷已經跟隨著送葬老人僵硬的腳步移至百年滄桑的時空意義。回憶中一切「紳士」時代美好的事物都在消逝之中。他穿上完全過時的白色西裝，歲月縮短了他的長腿，他一直踩著褲管，奮力隨著沒有格調的鼓鑼樂隊走在蓋滿了沒有格調的高樓之間，他已經認不出這個他居住了一生的舊鎮——新的台北地圖上已定名為「新莊」。

舊鎮和大水河的風土人物一直是鄭清文的鄉愁所繫吧。他在童年稱為大水河的淡水河，好似太平洋穿過台灣海峽伸出半臂環抱著台北盆地，曾經是一條洶湧雄渾的一條河，直到經濟繁榮將它污染淤塞了。它岸邊許多早期移民的小鎮，現在都已寸土寸金，蓋滿了「最後的紳士」所見的俗氣高樓。一九七四年剛剛創刊兩年的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刊載英譯的〈水上組曲〉時，距離它完稿已十年了。寫〈水上組曲〉時的鄭清文仍在寫詩的階段吧，他用散文詩的形式寫一個表面上從無一語，內心裏是波濤起伏的戀慕。年輕的渡船夫，五年來不分晴雨地守望著一座古老房子的大門，全然靜穆地等待那洗衣女子，

一手挽著籃子，一手提著木屐，輕盈地由石階走下來到河邊洗衣。颶風中他在洪流中救人，鎮上要頒獎給他，他想告訴她，但是她不再來到河邊了。全篇中心是暴風雨中的大河，「在呼嘯、在怒吼，那隻無羈無絆的，無限大的野獸，在翻滾，在掀動」，呼應著年輕船夫的激盪之心。以四段組曲的節奏，步步升高愛慕、期待和焦慮的層次。達到了他所有作品中少見的豐沛情境。

在自傳體的〈大水河畔的童年〉中鄭清文說當年夜歸人由城裏回到舊鎮，遠遠看到渡船頭沙岬上插著一根樹枝，掛上一盞油燈，就感到安全放心了。他常常想到船夫的孤獨和勇敢，「如果膽子大一點，我也很想去當船夫」。然後，人們來採砂石，兩岸的寧靜小鎮全都漸漸消失在水泥堆裏了，然後，有了橋。六十歲的時候，在聯合報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研討會裏，他以〈渡船頭的孤燈——台灣文學的堅守精神〉為題作閉幕演講，以呂赫若、鍾理和、李喬、鍾鐵民等等的寫作為例，「能在困苦中逐漸成長而不迷失自己，是因為他們在寫作過程中，心內一直有一個指針，就像渡船頭那一盞小小的孤燈，讓他們有一個方向，也給他們信心和力量」。也照亮了後世許多遲疑迷惘的作家。

〈春雨〉也是一篇豐沛之作。全篇似乎在傾注的大雨中一氣呵成。人生的艱難隨著拜墓者的腳步展開。這篇近期的作品和他早期的〈蚊子〉一樣以一位招贅的男子為主角，但是在〈春雨〉中出身孤兒院的安民並不自憐身世，他終於悟得，「不一定自己生的，才

是自己的孩子……生命應該是屬於全人類的一條大河吧」。一直努力傳宗接代失敗的妻子死後，他開始領養孤兒。春寒，雨不停地從天上澆下來，安民半爬半蹬走上急陡的山坡，揹著孩子去拜亡妻的墓，給她看看生命的延續。雨並未停歇，而山上草木長滿了新芽，許多花已開了。英譯在選譯的過程和在筆會季刊登出之後都會令許多人感動。這個孤獨地揹著嬰兒的男子令人想起《詩經》裏那種素樸無怨、溫柔敦厚的人道主義。置身於這樣強烈、豐沛的自然恩威之下，他自有承先啓後的尊嚴！他和鄭清文筆下的鄉土人物、選舉人物、懷鄉的老兵、感嘆新事物的小市民、不自知生存空虛的新人類，四十年來合繪了二十世紀真正的台灣人面貌。鄭清文似乎從未熱衷遵循任何時期的「政治正確」路線，構思下筆甚少局限。題材涵蓋面之廣，內在思索之深刻，今日文壇已不多見，麥田全集出版，英譯本亦即將問世，今日讀者和後世讀者，在分享這些小人物的笑與淚之際，會在流行文壇，震耳欲聾的性與暴力作品之外，聽到一些寧靜、溫和但是持久可信的聲音。歷史對台灣文學的評估也因此可增一些敬意。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於濃郁春雨中、台北

〈評介〉

舊鎮的椰子樹

李喬

——序鄭清文全集

結識鄭清文超過三十年，斷斷續續閱讀他的小說也已三十年。我們夫婦捉對交往，可能第二代還會成為朋友，人，夠熟悉了；偶爾夜宿鄭宅，總是挑燈夜戰搶著講話，所談無非文學文事。我個人也寫過幾篇有關鄭清文文學的文字；在其文學全集出版之際表達一些看法想法，當做一種引介導讀，或許有些用處。因為，文壇公認：鄭清文的作品，不容易懂。

然而，所謂引介導讀，可能反而成為一種障礙？不過，對有心朋友還是有正面意義的：挑出筆者的誤失，或相反的論說。反正對於「鄭清文文學的謎團」的解剖，應該是正面的。

理解或研究一篇文學作品，需不需要知解作者？這在傳統說法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新批評」以降，主張「文本批評」(text critique)，把作品的外延存在給砍斷了；

這是擺脫周邊糾纏，拒斥喧賓奪主的結果。實際上完整的文學研究，內部外部是一體而不可偏廢的，內部：主題結構，敘事結構，人物，語言，象徵等是文學主體；但是外部：作者身世，生命歷程，心理特質，綿密的文獻學的調查與檢討，時代風雨人世趨勢等，這是徹底理解文學主體的必備資料，也是論定作品一時一地以及歷時普同意義的座標，不可能忽略的——失去時空特性，也就難尋人間的普遍永恆。

據於此，以下就其人其文學兩層面，試作個人的解讀，供有心於研究的年輕朋友參考：

一、鄭清文這個人

鄭給人一般印象是謹言內斂、溫文踏實；那煦煦笑容，樸拙的言辭，簡明的應對，適當的距離——在他四周造成薄薄的煙嵐，人人看得到但看不清楚。奇妙的，他整體的 image，巧妙地正呈現了「鄭清文文學」的象徵。

一言以蔽之，鄭清文呈現的是：台灣鄉下人本色；三、四十年代的台灣鄉下人。平實踏實是他這個人的特質；同樣的，平實踏實也是鄭清文文學的特質。

他幾乎不曾過「放言高論」，也不肯把拒受喜惡之情以誇張的言辭表情呈現出來，至

多也不過在眼神唇角飄忽地「展示」心底的明確而堅定的可否而已。他極少置身喧嘩沸騰的場合，或從繽紛光影中擷取體材；他總是潛入內裏，冷靜地追索深藏的因緣，把實實在在的感受、想法，以「令人很難忍受」的沉默低調文字、形式表達出來。關於這一點，如果要在台灣文壇找一個「人格文格絕對一致」的例子，鄭清文、鄭清文文學就是。（區區是相反的例子，因為生命上有許多雜渣，永遠臻不到鄭的境地。）

鄭清文的實際生活和文學的姿態一樣：十分踏實。踏實是不生火花不揚波瀾，而是有意的，或者說性格本身使然——讓那些火花波瀾隱藏在日常生活的底層，或「故作」簡簡單單的小說情節中。

他四十年的銀行員生涯是一個不等邊三角形：住家，冷調舒適的高級行員辦公室，木柵的小山。這是外顯的空間。他擁有另一三角形：「舊鎮」生命回溯的舞台；上述的外顯空間壓縮為此三角形的一邊；另外就是思想，心靈宇宙的無限縱深。這個「結構」是「台灣社會人鄭清文」的，也是「台灣作家鄭清文」的。平淡簡單的人物與故事，就隱蓄著繁複深邃的內在潛藏。於是，我們可以「調侃」地說：鄭清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篇「現代小說」，或者說：他就是「現代小說」的象徵——「現代小說」的特色不就是這樣嗎？

這個人在十丈紅塵的台北火宅生活了四十多年，迄今還擁有台灣鄉下人的風貌，可

以說是奇蹟。他怎麼做到的？問他本人他一定向你微笑；實際上他也回答不出來。不過無妨，從他的豐富小說作品中可以摸索到一些信息。當然，這個世代的後生人大都很難想像所謂「台灣鄉下人」是何種存在。有心一探的，就請捧讀鄭的小說吧。

鄉下人的行為模式，除了平實踏實之外，就是謙虛、認真。跟鄭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受到其待人處事的謙虛內斂。他懂得很多很多，卻非必要一定不肯露一手。朋友們都知道這個人精通日語、美語還能閱讀法文，可是他的口說手寫幾乎蟹行文字絕跡。何時表現長才？那就是向他請教一些偏僻的觀念或關鍵性詞語時，他會「不客氣」地告訴你原典出處與來龍去脈。

他在這方面的「德行」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是：在小說創作下筆之前，為一草木名物，他會跑遍全島，而且到處敬謹請教；如果某一關節尚有疑問，一篇小說素材他會懸案三年五載，甚至放棄成篇。和這個脾性相連的，那就是他的潔癖。沒有把握的、有疑竇的、待釐清的，一律拒之；同樣的，多餘的、不協調的、朦朧模糊的——人物，情節，章句一律不予呈現。是的，這種脾性，終於呈現「鄭清文風格」的那種篇章，那種文字。此處又再次證明「人格文格合一」的奧祕與事實。

而鄭清文的小說，是絕不含雜渣的純文學，這是定論。誠然，純文學有時候是「寂寞」的代名詞。然而，正如他的一篇小說的篇名〈校園裏的椰子樹〉一樣，鄭清文其人

正如一棵大王椰子，其作品也是大王椰子；一時一地觀，椰子的葉片紛紛掉落，然而椰樹本身卻自信十足地，也是不吭不哼地不斷茁壯成長。

鄭清文是一個念舊的人。他的作品不斷出現「舊鎮」這個字眼與影像。「舊鎮」指的大概是「新莊」，他童年笑聲淚痕儲存所在。不過出生於桃園鄉下；成長為新莊鄭家人，他的心靈底層仍有一模糊的生命定點的故鄉，所以他的「舊鎮」是「複製」的；這是鄭的故鄉情結有其異於一般人深邃的因緣在。我以為理解其人其文學，這個因素不能說不重要。他喜歡丘陵、草徑、大小河流河水；也許越是年老，「大water畔的童年」越清晰地回到夢境來；而〈水上組曲〉——三十三歲發表的名作，其中襯著交響曲背景的緩緩河流，是他的作品風格，也是生命流程；渡口船夫是他的側影；河岸深閉的神祕門扉以及女人，應該是那個年紀所能觸及的文學與人生追尋的模糊形象。據於此，我曾替鄭清文其人其文學作一塑形：芳草萋萋的小小鄉鎮上，一棵壯碩矗立的大王椰子；春風秋雨時有落葉，軀幹卻悠然而默默成長。其背景是：街莊背後坡度舒緩的丘陵；丘陵的兩端綿延到島嶼脊背的山脈裏去。至於前景是寬闊的大河，河流漣漪處處而河水緩緩前行……這一靜一動的構圖，可視作鄭清文文學的象徵。